

哲学与宗教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第二版)

(美) 彼得·范·因瓦根 (Peter van Inwagen) 著
宫 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形而上学

(第二版)

[美] 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 著
宫 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6-75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第2版)/(美)因瓦根著;宫睿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ISBN 978-7-301-10415-6

I. 形… II. ①因…②宫… III. 形而上学—研究 IV. 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236 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7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etaphysics (Second Edition)

By Peter van Inwagen

Copyright © 2002 by Westview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 S. A by Westview Press

书 名: 形而上学(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美] 彼得·范·因瓦根 著 宫睿 译

责任编辑: 汪晓丹 游冠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0415-6/B·03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A5 12.125 印张 347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

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基督教文化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

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一本形而上学的导论，它假设读者先前没有学过哲学。它既是一本适合于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的导论性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指导者可能会选出一个“读本”），又是一本——我希望不是一厢情愿的——“感兴趣的一般读者”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能拿起来阅读的书。我在每章末尾所给出的进一步的阅读建议（第一章除外）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也许我应该告诉在书店或图书馆浏览这本书的任何一位感兴趣的一般读者，“形而上学”这个词不是指任何玄奥之事，不是指什么超自然的现象，不是指脱离身体的体验，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你在一间书店，甚至一个小型的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标有“形而上学”字样的书，恐怕你找到的就是这类的书。）“形而上学”这个词确切地指什么是我在第一章中要花力气处理的问题。

为了有利于指导者更好地将本书作为一本教材使用，这里我列出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和讨论这些问题时所涉及的一些主题：

- 什么是形而上学？（现象与实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与科学及神学的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对形而上学不能对任何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致的答案的诊断，尤其对康德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进行诊断。）
- 有事物的复合体吗，还是只有一个事物？（对一元论的论证，尤其是斯宾诺莎和布拉德雷的论证；神秘体

验的权威性。)

- 有一个外在世界吗，一个独立于人类의思想和感觉的事物的世界？(贝克莱的论证。)
-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必然存在和偶然存在；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充足理由律；依存的存在和独立的存在；从科学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的适用性。)
- 为什么有理性存在物？(自然中的设计和目的；物理的宇宙和“微调”；目的论证明；设计者假设 vs. “多个世界”假设。)
- 我们是物理的还是非物理的存在物？(二元论和物理主义；支持和反对二元论的论证以及支持物理主义的论证；类型一类型的物理主义和例示一例示的物理主义；位格的同一性。)
- 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二者明显的不相容。)

要注意到本书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的”而不是“历史的”导论。尽管本书所涉及的一些论证源于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但本书并无意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将这些论证按照它们的原有面貌呈现。本书不打算陈述相关的形而上学历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形而上学的导论性的著作中经常涉及的一些主题在本书中没有出现。这本书的初稿包括对由时间、空间和因果性所引起的形而上学问题的简短讨论。但只是因为篇幅太长的缘故，我删掉了这部分内容而并未缩短本书的其他部分。

在每一章的末尾(除去第十二章[在第二版中为第十三章])，我提供了进一步的阅读建议。那些书籍和文章的出版信息在参考书目中给出了。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那些教授我形而上学的哲学家：Wil-

liam P. Alston, Jose Benardete, Jonathan Bennett, Mark Brown, Roderick M. Chisholm, James W. Cornman, Carl Ginet, Mark Heller, Frances Howard-Snyder, Keith Lehrer, David Lewis, Thomas J. McKay, Alvin Plantinga, Richard Taylor, Peter Unger, 和 Robert E. Whallon.

在第九章中对类型一类型的物理主义的处理受到了 Christopher S. Hill 新近的著作《感觉：类型物质主义的一个辩护》(*Sensations: A Defence of Type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的影响。

John Martin Fisher 和 Mark Ravizza 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促使我做出了大量的修改。我希望他们把这看作是改进。我非常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 David Johnson 对前四章提出的建议。Jonathan Bennett 阅读了涉及斯宾诺莎和贝克莱那部分的手稿。他对此提出的广泛建议非常有价值(我想我听从了他的所有建议),使我避免了几个难堪的错误,因此我要再次感谢他。Bennett 也阅读并评论了有关动物智慧的那部分手稿。那部分内容最后被删去了。但是我从他的评论中获益颇多。作为惯例,我要声明本书残留的任何错误和 Fischer, Ravizza, Johnson 以及 Bennett 无关。这些错误要么是由于我忽视了他们的建议,要么是没有正确地处理他们的建议。

我要感谢 Westview 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和主编 Spencer Carr, Westview 出版社的编辑成员(尤其是策划编辑 Martha Leggett 和文字编辑 Sarah Tomasek),还要感谢 Westview 的读者。本书受惠于编辑们耐心的、不知疲倦的工作,本书还从读者们的建议中获益良多。

我也要感谢 Alexander Rosenberg(我仍希望我们不是同一个系的同事这段日子只是自然秩序的一个暂时插曲),还要感谢 Stewart Thau(想像不出比他更了不起的系主任了)的友谊和鼓励,当然,最为感谢的是我的妻子 Lisette 的爱和支持,她说我最好尽快写完这本书,因为我们需要新的外重门。

第二版序言

这一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添加了讨论时间和“时间的流逝”的实在性的一章(第四章)。第二版的第一至第三章和第一版中的第一至第三章大体相同,第二版中的第五至十三章和第一版中的第四至十二章大体相同。第一版中相当部分的语句和段落被重写了,但是它们的意义绝大部分没有改变,修订主要是为了使意思清楚,措辞得当。对于“老”版本仅有三处实质性的修正。第一处是我将本体论证明的那章中讨论“一无所知”(know no)时犯的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去除了(幸运的是,这个错误对于那部分的论证不是本质性的)。第二,我修改了在讨论设计和目的那一章中对“商人的拇指原则”(按照 John Leslie 的说法)的陈述。(我要感谢 George Holloway 指出了我对这个原则的陈述需要修正。在 1996 年春季,当 George Holloway 是圣母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时,向我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之后,学界的一些同仁针对我的那个陈述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在本质上和 Holloway 的看法是相同的。如果我没提他们的名字使他们的功劳被忽略,希望他们原谅我。我说“我对那个原则的陈述”,表明那个错误是在我对那个原则的陈述中,而不是在 Leslie 的原始表述中。)最后,我对自由意志那一章进行了重写,完全删去了“没有人有任何选择”这个短语。那一章需要大范围的修改,因为它的核心前提,所谓没有选择的原则(No Choice Principle)的有效性被 Thomas Mckay 和 David Johnson 证明是错误的。〔见他们的“再思反对相容论的论证”(“A Reconsideration of an Argument Against Compati-

bilism", *Philosophical Topics* 24[1996].))我本可以保留这种说法并以更为精细的形式构造没有选择的原则。对我来说干脆避免用这种说法似乎更为简单。

我要感谢 Peter Bokulich 和 Alisa Bokulich, 他们审阅了文本中我假装懂得物理学的那一部分内容, 并建议对第一版和第四章的手稿进行一些有益的修改。我要感谢 Michael Loux 所提供的有关“形而上学”这个词的起源的当今看法。在“那些教授我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名单中, 我还要添上 Ted A. Warfield, Michael Loux 和 Dean Zimmerman。要怀念而不是感谢的哲学家的名单现在算起来有四个, 又包括了 Rod Chisholm 和 David Lewis。我非常感激 Westview 出版社的 Sarah Warner, 她对一再拖延的截稿日期报以巨大的耐心和宽容。我妻子的爱、支持和鼓励愈加浓厚, 尽管我们住的房子不需要外重门了。

中文版序言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已经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以及英语词“metaphysics”的意思做过一些讲解。这个前言应该看作是那一章的延续。（我想读者已经了解了我在第一章的注释 1 中对于这个英语词的希腊语词根的解说。）

在其讨论“第一哲学”的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第一哲学”的主题给出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定义。他将第一哲学定义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事物的第一因或初始因，他也将第一哲学定义为“存在本身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eing as such）。（这两个定义的关系一直是学术争论的话题。我这里不介入这一争论。）其中第一个定义可能比第二个更明白一些。根据第一个定义，第一哲学是要回答像为什么世界（人类、人类所生活在的地球以及地球这个行星所在的物理宇宙）存在、为什么世界具有它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及世界之中的不同部分和栖居者之间所展示出来的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一、二“路”证明——证明上帝存在的两种方式；它们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证明的改造——是这种意义上的第一哲学的非常清楚的例子。

但是“存在本身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存在本身的科学相对于“专门的”科学。生物学和天文学是专门科学的例子。生物学研究活的事物——但也研究一些不是活的事物。天文学研究天上的事物——但也研究一些不是天上的事物。不同于专门的科学，存在本身的科学研究所有的事物：所有是的事物。它是将它们作为是的事物来研究，而不是将它们看作具有一些其他的事

物不具有的特征的事物来研究,存在本身的科学所研究的特征是所有是的事物都具有的。

除去存在本身之外还有一些特征属于所有存在的事物,除去存在本身之外还有一些事物的普遍特征,这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观点。比如说,那个被称作唯物主义的学派就是这么看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而且肯定有一种物质的事物的科学。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门物质的事物的科学。让我们假设——这个假设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仅仅是为了举例子——物理学是物质事物的科学。如果唯物主义者是正确的,物理学就将一切具有其存在的事物,每一个存在的事物作为它的主题。但是即使唯物主义者是正确的,即使任何事物都是物质的,物理学也不是第一哲学。即使唯物主义者是正确的,物理学也仅仅是专门科学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这是因为尽管物理学研究每一个存在的事物,物理学研究的是作为物质的事物而存在的事物,而不是存在的事物本身。物理学——如果它成功的话——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所有物质的事物具有某种特征,或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所有物质的事物服从某种规则,但是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我们出于当前这个例子的需要所假设的)所有事物是物质的事物。但这并不能算作物理学的失败,因为回答这类的问题并不是物理学要做的事情。正如告诉我们为什么行星沿椭圆形轨道运行不是生物学要做的事(生物学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行星沿椭圆形轨道运行不能算作生物学的失败),告诉我们为什么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唯一存在的对象并不是物理学要做的事。那一问题属于第一哲学。第一哲学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关于某种存在物的,而是关于作为存在物的存在物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不是一种事物的名称。他认为即使所有存在物都属于某些种事物,那一观点也是正确的。例如,即使所有的存在物属于那种“物质的事物”,“存在物”这个词不是那种“物质的事物”的名称。)

因此,我们对“第一哲学”有了两种解释。我们知道“metaphysics”这个西方的词被发明出来是用来指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的东西。¹ 现在让我们来看“形而上学”这个词,“metaphysics”的传统的翻译,也即是他那本书的标题。这个词意味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形而上”的东西。这本书的许多主题和这一描述是一致的。如果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所考察和为之辩护的立场应用到物质的事物(假设有物质的事物,这一观点会遭到那些被称作唯心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家的反对),那么它们应用到物质的事物仅仅是由于物质的事物是存在的事物,而不是因为其作为物质的事物;如果它们应用到物质的事物,这仅仅是因为物质的事物实存着,并且因为它们应用到每一个实存的事物上。尽管物质的事物有时候在一些章节中被用作例子,但那些章节的论证绝不涉及“物质的”概念。那些章节在下面的意义上可以被描述为对“形而上的事物”的研究:只有实在的一部分包含物质的事物时,那些地方的论证才能应用到实在的整体,应用到物质的事物。

还有其他一些章节是考察只有在和物质的事物的联系中产生的问题——或者就人类的情况来说,如果他们不是物质的事物的话,至少和物质的事物具有紧密的联系(每一个人都和一个特定的人类身体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a)我们对于人的身体与人的思想和感觉的关系的讨论;(b)我们对于人造物和人类在时间中的持续性的讨论;(c)我们对于人类自由意志的讨论。为什么这些主题——关系到自然世界中某种非常特殊的成员——出现在一本叫做“形而上学”的书中呢?对于“metaphysics”这个西方的词还能问一个有些类似的问题。如果“metaphysics”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第一哲学的东西,如果第一哲学要么是对第一因的研究,要么是对存在本身的研究,为什么一本名为“形而上学”的书要研究像人造物和人类这样非常特殊的事物呢?毕竟,这样的问题既不是关于第一因的,也不是关于存在本身的。

可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metaphysics”这个词具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在那个时代之前,我在前

面一段中所提到的那些主题(人的身体与人的思想、感觉等等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属于物理学的,那门科学的主题是组成自然世界的变换着的事物。(要记住欧洲语言中的“physics”是来自于希腊词“phusis”,它的意思是“自然”;并且“phusis”又是来自于一个意思是“生产”的词。)这么理解的话,物理学就是一种定性的研究,研究的几乎完全是我们今天称为“哲学的”(和科学相对的)问题。然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种对于自然事物的新的定量的科学,这种研究完全建立在像速度、加速度、质量、强度、能量和动量这样的精确量化的概念之上。(这里所列出的这些概念都是指其量化意义上的含义:它们具有计量方法,因此能以数学的方式操作。)”physics”这个名称适合于这种新的量化研究——它并不关心那些一直属于那种被称作“物理学”的研究的定性的问题。这种新的物理学会解释为什么一艘船能漂浮在水上,但绝不会过问这样的问题:在这艘船的部分发生了完全改变的情况下这艘船是否保持着它的同一性呢?(这个问题曾经被看作是属于“physics”的。)因此,“旧物理学”所提出的定性的问题被抛弃掉了。但是不久它们就在一个新的名称下找到了它们的归宿,它们被看作是那些一直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像形而上学的古老问题一样,它们是定性的问题,那些问题不能通过对量的计算得到回答。实际上,研究它们所需的思想工具和一直以来研究形而上学的思想工具是一样的:术语的仔细定义,清晰的(非定量的)推理。

让我们来看一个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一位古希腊的或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会说下面这两个问题

如果一个金像被融化了,并用同样的模具浇铸,那么重新得到的金像和原来的金像是同一个金像吗?

为什么融化铁比融化金需要更高的温度?

都是物理学的问题,因为它们考虑的都是自然事物中的变

化。现今,我们会说第一个问题是哲学问题,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属于物理学(physics)的问题。现今我们看到科学(经验的、量化的科学)和哲学之间有明确的区分。现今,我们会说第二个问题是要物理科学回答的问题。(物理学对于第二个问题能给出一个会引起人兴趣的、提供了知识的回答。一位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会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由物理学来回答的问题,但是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问;它会说金在某一温度下熔化是金的一个特性,铁在某一温度上——一个更高的温度——融化是铁的一个特性,对此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如果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不同于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进而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呢?为什么它被看作是属于哲学中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回应那个问题:如果不把它看作是形而上学的问题,那还能把它看作是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呢?不能把它看作是认识论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如何认识事物的问题。它也不能是心灵哲学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的心灵如何活动的问题。它也不能被看作是语言哲学的问题,因为它不是关于我们的词语如何与它所指的事物相联系的问题。除了形而上学之外,把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一直被看作属于物理学(physics)的问题看作其他类型的哲学问题都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是这些问题的合适的归属吗?难道它们不应当成为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所研究的主题吗?难道不应当创造一个新的归属吗——如果仅仅通过创造一个新的名称的话?

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却一直没有这么做:过去是物理学(physics)的问题现在被看作了形而上学的问题,metaphysics 的问题。可能是如下一些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首先,如已经说过的,考察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所使用的思想方法类似于当他们考察那些一直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变化着的存在物的实存需要不变的存在物的实存吗?”、“有一个其非实存是不可能的存在

物吗?”)时所使用的思想方法。其次,新近被归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像那些形而上学的古老问题一样,都是关于事物的特性的问题(相对于我们对于事物的特性的知识,我们关于事物的特性的思想或是我们事物的特性的言说。)如果“新”的形而上学问题不是关于事物的第一因或存在本身的问题,它们就被看作类似于关于自然事物的问题——而且是不属于新的量化的、经验的科学范围内的关于自然事物的问题。

本书——因为是在当代所做——自然就体现出 17 世纪之后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就是说,它将形而上学理解为是要去回答那些物理学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它将形而上学理解为是要去区分事物现象地具有的特征和事物实在地具有的特征——无论那些“事物”是上帝、是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世界(形而上学的源初主题),还是人类以及我们在世界的经验中所遇到的人造物以及其他物体。

让我们回到那个重铸的金像的例子。那个重铸的金像好像和原来那个金像是同一的。但真是如此吗?那个重铸的金像会不会和原来那个金像不是同一个金像?它不能是用和原来那个金像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金子,同样的原子做成的第二个金像吗,它难道不是一个新的事物吗,由那些金子重新浇铸形成的第二个金像吗?按照现在的这一理解,这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然而,将这个问题划分为形而上学问题不是说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要关注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说它有一个答案。(如果它没有一个答案的话,它还真地是一个问题吗?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吗——即使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要注意物理学告诉我们的关于那个被熔化的金像和那个重新浇铸的金像的一切都没有回答我们的形而上学问题。然而,逻辑学告诉了我们——至少是似乎告诉了我们——那个问题有一个答案:逻辑学告诉我们,或似乎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对象 x 和 y ,要么 x 和 y 是同一个对象,要么 x 和 y 不是同一个对象。(因此,逻辑学似乎告诉了那个被熔化的金像和那个重新浇铸的金像要么是同一个金